

大涼山鴉片戰爭

戲說劉文輝之七

●巴山

進攻普雄前後果

爲了發財請求剿彝

大涼山重鎮之原西康省普雄地區本屬於西康越嶲縣所管轄，（今隸屬涼山彝族自治州）地域遼闊，爲彝族聚居地區。歷來常有少數彝民外出搶劫商旅和附近漢族居民；加以彝人又大量種鴉片，漢族地區的槍枝、彈藥、糧食、布匹、生銀、鹽酒等大量輸入，用來掉換煙土。因此彝區力量強大起來，使一些當權者「眼紅」總想尋找藉口向彝區進攻。

當年蔣委員長駐西昌行轅的主任張篤倫（由劉文輝保薦，曾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劉文輝駐京代表），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認爲辦理「彝務」大可名利雙收：第一，可以徵收煙捐得到大筆的錢；第二，可以禁煙，沒收到一大批鴉片。第三可以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解放黑彝（貴族）統制白彝（平民）的民族不平等。安定後方支援抗戰。於是，他們就多次要求「剿彝」，並請求蔣中正委員長派兵進剿普雄。蔣未明底細，

就同意派兵進剿，撥子彈十萬發。劉文輝、張篤倫奉命後，趾高氣揚，認爲大好的機會到了，決定派二十四軍一三六師師長劉元瑄率領全師及靖邊部隊一團、彝務團三團，共有漢、彝官兵一萬餘人。

一九四四年夏，劉文輝與張篤倫商定，在瀘沽（全中國鐵礦產量最豐盛的地方）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進剿普雄問題。參加會議的人有張篤倫行轅主任、李萬華寧屬屯委會副主任（劉文輝兼主任）、鄧秀廷寧屬靖邊部司令、楊學端二十四軍行轅主任、劉元瑄二十四軍一三六師師長、孫子汶靖邊部副司令、曹良壁屯委會委員、賴秉權屯委會委員、徐中偉二十四軍行轅秘書、胡恭先西康省臨參會議議長等十餘人。張篤倫在會上宣佈要

「進剿」彝人，這是蔣中正主席的命令。他說：「如不『進剿』普雄，無以安定寧屬，更無從說到開發。錢、糧兩項，已由政府籌措裕如，決不攤派民間。鄧秀廷司令對彝務熟悉，軍事部署由他來負責。二十四軍部隊後方責任，短期內可以一戰成功。」接着，李萬華、楊學端、劉

元瑄代表各方對張篤倫的講話表示贊同。

內部矛盾烏煙瘴氣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鄧秀廷病死，爆發了內部矛盾：首先是鄧妻鄧呂仙和她的親信，怕失去大權，就在靈樞前擁立其子鄧德亮爲司令，並脅迫各級軍官聯名具呈，請行轅主任張篤倫和劉文輝加委；但一團團長鄧德松因係鄧秀廷的侄兒，自稱有汗馬功勞，司令這職應由他來充當；鄧秀廷之侄子鄧宇俊也想當司令並說最低也應是副司令。二團團長孫子汶是彝人（水田）、是鄧秀廷得力助手，原任副旅長，在彝人中很有威望，深受張篤倫和劉文輝信任，認爲他是理想的人選；因而在圍繞司令人選上鬧得烏煙瘴氣。劉文輝在一九四四年冬天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南巡」，到西昌時，經他一番審度後，認爲鄧德亮年齡尚幼，不能勝任重職。在守靈期間，以副司令孫子汶代理其職爲妥；俟鄧德亮年長後，再相機行事，這是一種權宜的辦法。

劉文輝爲了讓孫子汶能使職權，於是徇孫子汶之請，撤了鄧德松團長職務，十月二十二日軍



①鄧秀廷夫人(右三)、蔣宋美齡女士(右一)、張篤倫夫人(右二)、蔣介石(右四)、張篤倫(右五)在西昌合影。

②鄧秀廷夫人(二排左三)與張篤倫夫人(二排右二)，鄧德芳小姐(前排左)等合影。



少將參軍；升鄧宇輝繼任團長職；鄧宇華亦升任營長；孫的團長原職由營長潘學源繼任；另委鄧德松之子鄧宇俊為二十四軍軍部警衛營第二營營長，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才算把事情「擺平」。

進軍布拖速進退

靖邊部安定後，劉文輝和張篤倫商討對普雄用兵事項。經商定，先對布拖用兵，聲稱是受西昌人民的籲請，報請軍事委員會批准了的。劉文輝欲試孫子汶是否有號召力，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任命孫子汶為寧屬「剿彝」指揮，在數日內集中漢、彝官兵一萬人於西昌城外西較場，劉文輝親臨誓師。在誓師會上劉文輝講話後，孫子汶率領五營、彝兵三團，分三路向布拖進軍。

這次，劉文輝進軍布拖是乘其不備，速進速退的計劃。由於平時劉文輝常說「以德服彝」，麻痺了彝人的防備，在不到三十天內，就迫使彝人投誠。在這次戰鬥中，焚毀民房千餘棟，掠獲牛羊千餘頭，俘虜男女彝人三百餘口。結果，彝人賠償軍費銀一萬二千兩，所擄的彝人全部釋放，擄得的牛羊作為犒償士兵之用，不再退還。二月二十四日，「進剿」軍隊全部撤回西昌。西昌行轅和屯委會認為：這次進剿，取得了重大勝利，大獲全勝，就為劉文輝、張篤倫大慶其功，並送「萬民傘」唱戲慰勞部隊官兵。

剿普雄的戰鬪部署

劉文輝認為前次進攻布拖，揀到了「便宜」

，可說是名、利雙豐收。但對此並不滿足，就決定向普雄進攻，撈取更大的利益。在進攻普雄前心裏暗想，如以張篤倫為主進攻普雄，怕張撈到更多「財喜」又怕靖邊部居功坐大。因此，劉文輝改變了對普雄用兵的原定部署，改為以二十四軍為主力；因張篤倫平時與劉文輝交厚，由於情面關係，只好傍觀、默認。劉文輝遂於一九四五年一月組成「寧屬剿匪總指揮部」，以二十四軍一三六師師長劉元瑄為總指揮，靖邊部參謀長謝毅東為副總指揮，而以靖邊部代理司令孫子汶為前敵指揮，賴秉權為前敵副指揮；把調到與普雄無關的另一地區冕寧一帶布防。進剿兵力共編為四個支隊：

第一支隊由昭覺彝務指揮金安仁任支隊長，率屬屯壘團兩個營作基幹，附西昭彝務指揮部所轄彝兵，集中昭覺待命。

第二支隊由二十四軍一三六師A一六團團長張青岩任支隊長，率領本團官兵，附二十四軍警衛營第二營營長鄧宇俊和靖邊部彝務第四團團長首魯特哈全團彝民和越嶲所調漢、彝兵民團兩大隊，集中越嶲中所鎮待命。

第三支隊由靖邊第二團團長潘學源（彝名畢拉什補）任支隊長，率本團官兵，附彝務一團彝兵一營和越嶲所調漢、彝兵八百餘人編為兩個大隊，集中越嶲城待命。

第四支隊為特遣支隊，由腴田的漢、彝民兵指揮區區長嶺光電任支隊長，給彝兵一營作基幹，調田壩、腴田的漢、彝民兵兩個大隊，集中腴田區雙河場待命。

劉元瑄司令部駐越嶲縣城，指揮各路軍事行動；所有部隊集結完畢，限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完成行動準備。三月二十日這天，劉元瑄下達作戰命令：第一支隊長金安仁率領所部，由昭覺向北面上普雄進攻；第二支隊長張青岩率領所部漢、彝官兵，由越嶲縣中所鎮出發，經五里菁、濫田壩向中普雄進攻；第三支隊長潘學源率領所部漢、彝官兵，由越嶲出發，經東山、跑馬坪向下普雄進攻；第四支隊長嶺光電率領漢、彝官兵，由腴田區速向外甘洛彝區牽制彝人，分散其力量，以免增援普雄。

進剿部隊慘遭失敗

普雄彝人一聞劉文輝大軍進剿，大為恐慌，紛紛出來請求，托人「辦交涉」，答應投誠。然而這些是緩兵之計，實際暗中商議，決定：一面請涼山中心區彝族上阿候、蘇呷、也勒、摸色等「支」出兵幫助；一面出錢，賄賂彝務團長魯特哈、木呷勒莫子和調來的彝兵各支彝人，請他們暗中撤回，叫他們不要上「彝人打彝人」的當。又一面派人到越嶲縣來賄賂監視、管理黑彝頭人沈玉披，放回黑彝頭目。經過活動，中心彝區上阿候、蘇呷等支答應出兵幫助；彝務團長魯特哈、木呷勒莫子等在接受賄賂後，乘夜晚，將彝兵暗地撤回，使剩下進攻上、中普雄的兵全是漢兵。

大涼山彝人商議決定於八月十五日，先由中普雄阿候、耳格、吉哈、阿梗和果基、阿查等支集兵五千餘人，發動進文上、中普雄的進攻。



①鄧秀廷逝世，其子鄧德亮（左）繼任靖邊司令，官拜少將與張篤倫（左二）、俞濟時（右二）、孫仿（右）合影。

②左起：鄭傳益主任、孫仿司令、俞濟時將軍、鄧德亮司令、鄧海泉參謀長。



二支隊駐地出哥地、耳覺呻拖等地。使劉文輝二十四軍第一支隊支隊長金安仁駐普雄河東岸之出哥地，被阿候、耳格、阿梗、吉哈等支團攻，在一天一夜的戰鬥中，金安仁支隊頂不住彝兵的攻擊，向下普雄撤退，退回越嶺。中普雄彝人圍攻二支隊張青岩部；張部被彝人四面圍攻，情勢危急；師長劉元瑄電令駐下普雄的第三支隊去解救張部之危。當三支隊長張學源率五百彝兵過河同彝人激戰時，彝兵怕打仗，根本不識水性的彝兵在河中涉渡時，被沖被淹，死去一百餘人；餘下人員只好撤到越嶺休整。

二支隊張青岩所屬駐普雄西岸的張匡時營，由果基木古率彝人圍攻三天三夜，無人去援救，結果全營覆沒；張青岩急得團團轉，下令將彝人村庄燒毀，乘夜晚，由中普雄率所部全部撤退到越嶺休息。

三支隊亦奉命全部由下普雄撤退，暫駐越嶺東山一帶漢、彝交界地區，以防彝人傾巢而出，騷擾漢區，進行報復。

劉文輝這次進剿的部隊，第一、二支隊相繼敗退，第三支隊安然無事，從容退卻。劉文輝二十四軍對普雄的圍剿遭到失敗後，各部官兵退回越嶺駐紮。此時，黑彝就大股出巢報復，搶劫漢區；果基十三支彝人由上、中普雄率領彝族奴娃出來，將越嶺南鄉區交界地區的大河、柏香營、注補塘等處漢人村堡燒毀五百餘戶、搶去牛羊牲畜六百餘頭，殺死男女老幼數十人，掠去漢人八十餘人。

中普雄的阿候、勿雷兩支，亦出巢搶劫越嶺

東山漢、彝交界地區的螞蝗溝、吉家山等地，燒毀民房三百餘戶，擄去男女老幼數十人，牛羊牲畜三百餘頭。

中央協剿捲土重來

劉文輝遭到失敗，無法善後，忙向賀國光商議，報請國民政府直接派軍隊和飛機來西昌「剿辦」普雄地區的彝人。蔣中正批准派飛機一中隊和中央軍黃團長一個團前來協剿。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劉文輝同賀國光會商，決定派劉元瑄任指揮，孫子汶任副指揮兼前敵指揮。劉元瑄率所部在越嶺集中，向普雄東南進攻。孫子汶率所部在喜德縣集中，向普雄東北面進攻，以收「夾擊之效」。

劉元瑄調一三六師全師和靖邊司令部一團，在越嶺縣集中待命，師司令部設在越嶺縣的中所鎮，跟即令越嶺縣長速調漢、彝民伙，在越嶺小孤山壩上修築飛機場跑道。

調來的各部隊，共編為左翼、右翼、中路三個支隊進攻普雄，其戰鬥隊形是：

左翼支隊為一三六師張純綬團長，率該團官兵附彝兵一大隊，由中所鎮出發，經吉家山、柏香營、莽子溝等地，向普雄方面彝區進攻。中路支隊為中央軍黃團長，率該團官兵，經注補塘、柏香營、向五里菁、濫田壩方面進攻。右翼支隊為靖邊團團長張學源，率靖邊團二、三兩營附彝兵兩大隊，由白泥灣出發，經大河鄉、五里菁右側面，向濫田壩進攻。

劉元瑄令各支隊務於十一月五日晨由各駐地

向指定地區推進；國防部空軍飛機由西昌機場起飛，協同部隊動作，掩護前進，向濫田壩普雄地區大肆轟炸彝人，炸死、炸傷許多彝人。

戰鬥開始後，上、中普雄和五里菁、濫田壩等處駐的阿候、果基各支彝人、聞劉兵二次進剿普雄，齊集商議。決議中普雄阿候全支和果基、阿查、約各等支，先據守澤洛梁子要隘，防禦進剿部隊。

果基十三支和上阿候支彝人，分兩路防禦：一路上據吉列梁子，選擇要隘防禦向甘相營方面進剿的孫子汶部官兵；一路抵禦越嶺方面漢軍，在五里菁、濫田壩的要隘處防禦。

劉文輝左翼支隊張純綬團長，率官兵抵澤洛梁子山嶺時，即與阿候、阿查等支的彝人接觸，發生激戰達一晝夜之久；打死張團官兵一百多名，奪去步槍一百多枝、機關槍三挺、迫擊炮一門。張純綬團在戰火中支持不住，乘夜敗退回莽子溝。

右翼支隊潘學源團長，率部行至五里菁、依洛，乃拖地區時，即與普雄阿候、果基等支彝人接觸，激戰一晝夜，相持不下；結果，官兵死傷五十餘人。

中路支隊中央軍黃團長率部前進到五里菁左側地區，受到彝人襲擊、夾攻，死傷官兵七十餘人，潰退至濫田壩抵禦。

後來，由於彝人內部發生分裂，劉元瑄司令部分三路推進中普雄、阿候、格爾等支彝人，終於向劉軍投誠。

進駐越雋種煙販煙

劉文輝二十四軍部隊進駐越雋城內後，普彝人恐慌異常並紛紛表示投誠。既然是投誠，則劉文輝是歡迎的，但最主要的是看在錢上，這就要繳投降費，還要繳巨額「煙金」。劉文輝及其部屬在西昌爲了籌款，種煙、販煙在遠近都出了名。如他的部屬營長張匡時，原來駐防漢源縣的富林，他以販運煙土積資巨萬，有「天下第一營」之稱。這次他參加「進剿」普彝，精神大振，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在佔領普彝後，除繳獲部份煙土外，無甚「戰果」。以劉文輝來說，他的部隊在越雋集中後，竭力宣揚「剿撫兼施，投誠不究」。但當普彝人投誠後，仍然要彝人繳投誠費；且並不就此了事。又說普彝各地普遍種煙，是國法不容的，要他們鏟除；但又不是真正剷除，只要繳了「煙捐」，不剷也可以。這次他勝利了，勝利了的二十四軍要收普彝彝族鴉片二萬餘兩，還要白銀七、八萬兩。這些白銀和鴉片，一袋一袋地不斷向指揮部送來，劉部個個喜形於色，認爲此行不虛，下次再來。

劉文輝二十四軍在第一次攻打普彝時，第三支隊駐下普彝，專爲辦理投誠事誼和催繳賠償軍費等事。上普彝地區彝人果基、哈必、阿查、阿芝、阿候等支，認繳賠償軍費白銀一萬二千兩；中普彝地區彝人果基、阿候等支，認繳賠償軍費白銀二萬五千兩；下普彝地區彝人勿雷、阿候、吉落、保巫、勒烏等支，認繳賠償軍費白銀一萬三千兩。各支隊部隊，駐在指定地區，催收軍費

。彝人將軍費繳清後，適值鴉片即將收割；劉元瑄又急令各支隊抽收種煙捐款；煙稅收清後，還有二萬多兩鴉片的收入。

雅屬事件的始末

參與策劃雅屬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一日，西康省發生了榮經事件，繼而發展到蘆山、天全，經歷了十九個月的武裝衝突。當政者稱之爲「匪亂」，省外輿論稱爲「民變」而當事者則自稱是「抗暴起義」。因事件發生在雅屬地區，故稱爲「雅屬事件」。

劉文輝在這次雅屬事件中，是親自參與策劃、指揮的領導人。後來他在自述中公開承認：「吾於一九三三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個破落戶，財政陷入極度困難，加之蔣介石又唆使劉湘在政治上給我製造了很多亂子，弄得我焦頭爛額，無法應付；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奈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雅屬事件」實際是種鴉片煙與民衆發生的糾紛事件，其禍首是榮經縣縣長康登漢，蘆山縣長楊若瑜、周茂岐，天全縣縣長李林、王昭文，雅安縣縣長徐思執，他們與鄉保、寶興縣縣長權光烈、楊方叔等人；團鎮串通一起，用低價買來的煙種籽，高價估逼農民購買種植。如果不買，就收「懶捐」。

種植以後，在冬臘兩月要按窩頭上「公煙」；第二年三、四月份臨近成熟「開割」前，卻派

來武裝鑿煙；表面是鑿，實際上是用武力要挾農民交納「煙金」因而激起了人民不滿，社會不安，民衆遭劫，釀成大亂。

械鬥鑿煙醞釀戰爭

劉文輝最初把「查鑿」煙苗的任務交給第一區保安司令楊治中；當他接到劉文輝的命令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開赴榮經。當先頭部隊行至東區，即與當地武裝發生衝突，保安人員當即被打死四人。楊治中帶兵回城，立即電告西康當局，稱少數不肖之徒，鳴槍抗鑿。

恰巧劉文輝由南京飛成都，途經重慶時，西康旅渝同鄉會舉辦歡迎會；會上，康籍學生紛紛指責劉文輝在西康推行的「奴化」、「毒化」、「分化」政策。事後劉部一三七師師長劉元璋大兵進剿，最後決定「剿撫兼施」。由於地方武裝和劉部正規部隊的開進，激起了天全、蘆山、寶興民衆的不滿，械鬥與鑿煙交織在一起，醞釀着戰爭風潮。

一九四六年三月，劉文輝撤掉了原保安司令，由張祿賓接替。張祿賓爲報答劉文輝的知遇之恩，公開宣佈：「若有煙匪抗鑿，應殺他個雞犬不留」；在這消息中更有人傳出「張祿賓發給每個士兵火柴五盒、煤油半斤，見煙區房子就燒」。此事傳到劉文輝那裡，劉乃再派陳仲光到榮經，會同張祿賓妥善處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張祿賓派幾個保安中隊，再次向東區進發，又受到打擊，當場打死，打傷保安隊十餘人；所謂「榮經事件」就越演越

烈，成爲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短短的半月內，榮經縣武裝衝突不斷。保安司令張祿賓在民衆自發性襲擊下，損兵一半；惱羞成怒，即命令士兵「給我放心燒！燒他個雞犬不留」；頓時，十多個大院起火，濃煙滾滾，火光衝天。當地武裝爲了保衛家鄉，向保安部隊開火。張祿賓潰敗回榮經途中，實行燒光政策，一路退，一路燒，三、四百家房屋無一幸存。

榮經陞齊先生者，時任小學老師，目睹災情，吟詩三首：

(一)
外患才放平，內爭亂不已。
此間盜匪多，鴉片爲禍水。

(二)
毒卉重栽如自公，邦人積健遂爲雄。
人民抗拒官軍事，部屬齋來彈藥功。

(三)
前聞寇盜燒河北，今日勞生過縣東。
老嫗炊飯當殘灶，稚子看門臥草棚。

沿途民居滿地赤，一林枯木半邊紅。
政府於經施賑濟，貨錢三萬有何功。

這位小學老師有點墨水，記錄了當時發生在榮經的事件真相；也可預料民衆是不會沉默的，會作出必要的反映。

榮經的事件真相；也可預料民衆是不會沉默的，會作出必要的反映。

榮經的事件真相；也可預料民衆是不會沉默的，會作出必要的反映。

燒光政策激起民怒

保安司令張祿賓的「燒光」政策，激起了榮經縣民衆的極大憤怒。民衆自發地提出來「打保安娃」，組織者有從抗戰前線回鄉探親的青年軍

官朱世正、朱子江、李續風、楊明文、何家勛等，都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先後同學。他們對張祿賓的「燒光」政策極爲憤慨；朱世正到藍家山高地，親眼看到有五、六百無家可歸的鄉民，聚集在一起；有不少人死於張祿賓的流彈中。朱世正向老百姓說：「作爲國家正規軍燒民房是國法難容的，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啼饑號寒，慘不忍睹。事到如今，我朱世正一定不顧滅族之禍，以挽救危局爲重，走鋌而走險一途。」在朱世正的倡導下開會，提出以東區爲主，加強以北區、西區、南區地方武裝頭目之間聯繫，向國民黨中央控告，發「快郵代電」，擬《告西康劉文輝書》，向成都、重慶、南京、上海的西康旅外人士、大專院校學生呼籲，要求聲援；在張祿賓的援兵未到期，首先消滅張祿賓的全體保安隊於榮經；如果軍事、政治配合得體，西康的劉文輝當局就不會亂殺人；再發控告文電、告西康父老書，呼籲聲援信。會後宣佈成立「榮經人民義勇軍」，推朱世正爲人民義勇軍總司令。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朱世正召集藍家山各首領開會，組織領導班子，其中有參謀班子、對外聯絡班子和秘書班子等；掌握武器、彈藥、人員情況；加強天全、蘆山、雅安等各縣武裝頭目的聯絡；爭取各地武裝頭目起來反對苛捐雜稅，反對橫徵暴斂，反強逼種煙、鑿煙等。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張祿賓在榮經城內到處修築工事，抓民扶挖戰壕，弄得滿城風雨。「人民義勇軍」方面也在積極準備，朱世正組織各頭目商量圍殲張祿賓的作戰計劃。一九四六年三

月九日拂曉，榮經北區五百餘人開始向保安大隊猛攻：上午九時，朱世正帶三個突擊隊向一個保安中隊發起進攻，擊斃一半保安軍，一半繳械投降；其他各地，也紛紛向當地保安隊發起了進攻；張祿賓在無法招架時，曾命令袁伯濟大隊的士兵在榮經的東門放火，企圖燒毀整個榮經城。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戰鬥，保安司令張祿賓逃走。他的部隊全部擊潰，打死一百多名保安軍。消息傳開後，榮經縣各商家店舖陸續開門營業。三月十日，張祿賓被擒，朱世正命令車如軒就地處決，由榮經縣人民義勇軍出布告一張：「放火司令張祿賓焚燒民房，槍殺無辜，罪証累累，罄竹難書，就地處決，以平民憤。切切此令！」

劉文輝部一三七師師長劉元琮爲達到「血洗榮經」的目的，首先撤去了縣長伍作儒，任命「探花郎」徐恩執由雅安縣長調榮經當縣長。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劉元琮在雅安調三個團向榮經縣推進，在靛化地區遭到朱世正阻擊。

三月十三日晚，朱世正立即召集天全、榮經、雅安等縣主要人員商討對策。會上，朱世正提出不能與正規軍打陣地戰和速決戰；立即撤離有關陣地，組織強有力的部隊，集中兵力打擊劉部。劉元琮率四一〇團攻佔了榮經；在一個多月裡義勇軍和劉部處於相持狀態。

四月二十日，劉元琮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向義勇軍發起進攻；經過幾天的戰鬥，義勇軍被擊潰。劉元琮完成了他在榮經的「燒殺

密謀圍剿血洗榮經

劉文輝部一三七師師長劉元琮爲達到「血洗榮經」的目的，首先撤去了縣長伍作儒，任命「探花郎」徐恩執由雅安縣長調榮經當縣長。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劉元琮在雅安調三個團向榮經縣推進，在靛化地區遭到朱世正阻擊。

三月十三日晚，朱世正立即召集天全、榮經、雅安等縣主要人員商討對策。會上，朱世正提出不能與正規軍打陣地戰和速決戰；立即撤離有關陣地，組織強有力的部隊，集中兵力打擊劉部。劉元琮率四一〇團攻佔了榮經；在一個多月裡義勇軍和劉部處於相持狀態。

四月二十日，劉元琮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向義勇軍發起進攻；經過幾天的戰鬥，義勇軍被擊潰。劉元琮完成了他在榮經的「燒殺

四月二十日，劉元琮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向義勇軍發起進攻；經過幾天的戰鬥，義勇軍被擊潰。劉元琮完成了他在榮經的「燒殺

四月二十日，劉元琮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向義勇軍發起進攻；經過幾天的戰鬥，義勇軍被擊潰。劉元琮完成了他在榮經的「燒殺

四月二十日，劉元琮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向義勇軍發起進攻；經過幾天的戰鬥，義勇軍被擊潰。劉元琮完成了他在榮經的「燒殺

任務」，燒毀民房一千多戶；在「燒光」政策中，豬、牛、雞、鴨等宰殺得一乾二淨，真是個「雞犬不留」。時人有句云：

師長雄兵出雅安

大軍血戰飛龍關；

沿途燒殺又劫掠，

雞犬無聲火衝天。

西康旅蓉人士聲援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月年間，劉元琮率人馬在天全、榮經相聯的七個鄉清剿掃蕩，「人民義勇軍」與之轉戰於深溝峽谷、崇山峻嶺之間。

劉的掃蕩結果是損兵折將，束手無策；有兒歌云：「前面打，後面垮，四面八方遭挨打」。

劉元琮感到十分惱火，又積極準備第三次掃蕩。

劉元琮貼出布告，重金懸賞捉拿朱世正、程志武、李之亭、陳步勝、朱子江首級，一個人頭重賞一萬元；同時調動四〇九團向前推進，卻又遭到「西康人民義勇軍」的李之亭、范春品、李繼文、劉雲等數百人的阻擊，劉部一個連被包圍殲滅；駐榮經的四一〇團從榮經向四〇九團會師，又遭「雅安人民義勇軍」的伏擊，損失慘重。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七三個月中，劉的二十四軍以一二七師全師兵力進行全面掃蕩。此時，「西康人民義勇軍」朱世正、朱子江召開了一次

天全、蘆山、寶興、雅安、榮經地方武裝頭目會議，約集各縣的頭目六十餘人。會議決定派人到成都向旅蓉西康同鄉說明情況，籲請中央派員赴

康處理。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朱世正、石文山二人到達成都，先後拜見了韓百城（越嶲人，曾任劉伯承部師參謀長，時任川康綏靖公署高參）、楊敏生（西昌人，早年當過師長）、譚勵陶（榮經人，留美碩士，歷任教授、校長、院長，他對劉文輝支使人將其兄譚劍之——同盟會員，曾任秦川都督，掀下康定河，有殺兄之恨，認為劉文輝統治西康二十年是「天高三尺」，用西康人民血汗來填他的欲壑）、胡恭先（西昌禮州人，曾任教授，後任西康省參議會議議長）、劉潤之（漢源人）、袁品文（瀘定人）、楊立之（蘆山人）、陳強立（康定人，中央軍校上校教官）、楊懋實（天全人）、聶以民（榮經人，華西大學學生）、宋亞東（榮經人，中央軍校軍官總隊少將副大隊長）以及中央軍校指導員、中隊長熊煥祥（康定人）、余體仁（鹽源人）、余天福（巴安人）、李續風（天全人）、張崇榮（越嶲人）、楊明文（榮經人）等十餘人；經多次聚談後，最後在熊煥祥家中「刺中指」吃「血酒」，結為異姓兄弟，誓以血肉，爭取生存，同心同德，進行倒劉。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康籍上層人士三十餘人在成都舉行「星期一」會，朱世正、朱子江、陳步勝被邀出席。

大家同意以中央軍校康籍學生為骨幹，聯絡華西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協和中學等康籍學生，在成都發「快郵代電」，發傳單、貼標語，專函重慶、南京、上海、西康同學會和同鄉會，揭露劉文輝的倒行逆施；並鼓動京、滬康籍學生向

國民政府請願；成立「西康革新運動委員會」，正式組織「西康人民義勇軍」總司令部。

到處興起反劉火焰

國民參議員張敬熙（西昌人）、大華公司襄理楊懋實（天全人）、重慶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李懋宣（雅安人）、甘肅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青年軍總政治部中校高濟昌（天全人）、中央調查統計局出錢籌辦「康聲月刊」、高濟昌任總編輯，在刊物上發表支援「西康人民義勇軍」的文章；另外，西昌行轅主任賀國光、重慶衛戍司令王瓊緒等以及重慶報紙都支持西康人民的要求。王瓊緒說：「西康真不像話」；賀國光說：「西康只有靠西康人民自己秉承中央意旨辦，我們是支持你們的」。

一九四六年「雅屬件事」發生後，重慶《世界報》以「西康發生鴉片戰爭」為題刊出了頭條大字新聞後，震驚了旅外康籍人士，許多在渝康籍人士在重慶集會，聲援西康人民的正義鬥爭；一時成為重慶報刊議論的中心。此時劉文輝向重慶派出一個「滅火隊員」劉潤之，他願當調停人；進行了各種活動，但調停沒有成功。劉又派第二個滅火隊員，是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他在重慶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以各種恩惠收買了一些人，重慶的反劉活動才停了下來。然而，在南京由於朱子江的活動，報刊揭開了西康的秘密；數千家報紙同時登載。

因此，反劉的火焰又在南京、上海燃燒起來。上海大公報報導：「西康政治腐敗，文化落後

，煙花盛開和私仇械鬥，土匪遍地，勸劉文輝下臺」。

朱世正秘密回西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朱世正喬裝為國民黨上校軍官，自成都乘一小轎車回雅安，了解劉文輝所屬一三七師四一〇團的兵力部署。十二月初，召集天全、蘆山、雅安、榮經地方武裝頭目八十餘人開會，準備打天全、蘆山，然後再打雅安，要給劉文輝一次沉重的打擊。

一九四七年元月中旬，朱世正集中一千多人，經過激戰，攻下天全，使劉部受到很大損失；後又奪取了雅、天、蘆交界處的飛仙關，劉文輝感到情況危急，命劉文琮集中五個團的兵力；向「西康人民義勇軍」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當時劉元琮下達的命令是：「那個奪下飛仙關，就封那個當大官，獎償一億元，犒賞軍士吃和穿」。

一九四七年元月七日，朱世正帶「西康人民義勇軍」主力攻蘆山。午夜，一顆洩光彈騰空而起，機槍聲、手榴彈爆炸聲響徹雲霄，經過三天的激戰，奪得蘆山城後，元月十一日，劉文輝命劉元琮率一三七師馳援蘆山。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西康人民義勇軍」相繼攻克了榮經、天全、蘆山、寶興等縣城後，成都各報刊登了「倒劉火車頭——西康民變」，於是成都大街小巷、茶坊酒肆，人人都在談「雅屬事件」、人人在講西康問題。國民黨中央社駐蓉分社社長段公爽將「西康政治革新運動委員會」的標語、口號、傳單、告全國同胞書等文

件譯轉南京中央總社程淪波呼籲支持，段又將上海《申報》駐蓉特派員，大公報、新聞報、新民報、大剛報、和平日報記者等分別發表的專電、通訊和社論等匯集，以敦促國民黨政府重視西康問題。「雅屬事件」把蔣介石和劉文輝都弄糊塗了，摸不清其政治背景；蔣介石懷疑是共產黨搞的暴動，便派特務到雅安各縣偵察內情。經查實確無共產黨從中策劃。

雅屬事件得到平息

一九四七年一月，據中央通訊社成都分社社長段公爽透露，蔣介石為了穩定西康，令特使張群火速飛成都，向劉文輝傳達西康問題的意見。其內容是：國共相爭，大局動蕩，東北、西北、魯南戰局緊張，要為黨國考慮，必須與西康人民改善關係，認真對待「雅屬事件」。劉文輝為形勢所迫，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派西康財政廳長李萬華分別邀請旅居成都的西康學者、名流、軍政人員、學生、鄉紳等到成都新玉紗街劉文輝公館交換意見。劉文輝說了一段話，大意是：釀成這次「雅屬事件」，對我來說是一次深刻的教訓。由於平時對部屬管教不嚴，他們確實做了很多對不起民衆的事，我感到很痛心，這中間，也有大小野心家唆使；我們川康是唇齒相依，不能扒開籬寨等狗鑽。決心把一些不法、不肖的軍政人員清除免職；讓大量西康有志青年參加康政，對參與「雅屬事件」的所有人員，絕不追究，請他們放心。

劉文輝在上、下壓力、國內國外輿論影響下

，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在雅安舉行了「雅屬行政檢討會」。劉文輝在會上作痛心疾首的自我檢討，呼籲與會者以大局為重，共謀後方安定局面。經過七天幕前的爭吵、幕後的交易，作出了四項公開決議：一、不販煙、不種煙、不收煙金；二、軍政人員販煙種煙者以軍法論處；三、賑濟災民；四、推舉羊仁安、嶺光電、楊炯明、王仲伯為代表，偕同各縣議長，去災區發放賑款。

會後一個多月，由羊仁安、陳仲光、王仲伯把朱世正、朱世隆、陳步勝、李之亭邀請到雅安陳仲光家中，與自成都來雅安的劉潤之、袁品文等會商商榷善後意見，如：康籍人士的政治安排，大學生留學資助等；劉文輝都一一接受，滿足了各方要求。朱世正被委任為雅、榮、漢聯防總隊長。至此，沸騰擾攘了一年多的雅屬事件終於結束。（未完待續）

訂正

△本誌第三二五期第八頁照片①說

明何應欽（中）應為曹士澂（中

）。

△第廿五頁照片①說明日藤進應為

內藤進。特此更正，敬請讀者鑒

諒。